



诗词

吊孙师叙伦先生

周华锋

细雨沙沙敲窗棂，应邀小酌宴宾朋，
席间偶说同熟人，凌晨突获消息惊。
千遍心底误传行，次日再询问分明，
直到今日见遗容，方知斯人化鹤空。
多人发您曾经影，骑车缓缓走复停，
把盏犹闻抑扬语，都念先生人赤诚！
天感化雨雷轰鸣，连日阴沉泣诉嘤，
归去嘱托三不做，书香酒浓笑人生。
云在青天水在瓶，出门亦然芳草青，
归来没有雪纷纷，小满孕实夏有成。
灿灿闪闪见星辰，有益社会自传承，
俯看来者当效有，关山层层听余声。

杏子黄了

周一海

春尽夏临，时序悄然更迭，乡间的杏子便渐渐饱满，次第成熟。相较于桃李的烂漫张扬、樱桃的明艳夺目，杏子的黄，素来温润内敛。它循着初夏安稳的时序，缓缓浸染枝头，将朴素静谧的农家小院，晕染出一派清甜恬淡的烟火诗意。

年少时，我总日日守着院中的老杏树，静静等候它走完一整个温柔春日。早春时节，老杏树缀满细碎素白的繁花，洁净素雅，温润动人。花期落尽，青涩的小杏便悄悄探出头，小巧坚实的果子隐在嫩绿枝叶间，默默吸纳阳光雨露，慢慢生长。彼时的杏子青涩浓烈，最是撩拨孩童的馋意。忍不住摘下一枚咬开，凛冽的酸涩瞬间浸满口舌，让人眉眼微蹙，却依旧细细咀嚼、不肯舍弃。这是初夏独有的青涩况味，也是童年最鲜活滚烫的记忆。

时序入夏，晴光渐盛，满园草木葱茏舒展，院中的老杏树也悄然换新颜。杨万里诗云“梅子流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”，世人多偏爱初夏青梅的清酸、芭蕉的叠绿，却不知杏果泛黄、满枝盈实，亦是初夏不可多得的温柔风物。层层叠叠的碧叶愈发繁茂，掩映着半院光影，枝头的青杏慢慢褪去生硬的青碧，一点点晕开温润柔和的鹅黄。

初熟之时，浅浅黄晕斑驳缀于果皮，是朝夕暖阳细细浸润的痕迹。不过数日，满树杏果便通体通透、圆润饱满，沉甸甸垂坠枝头，压弯了纤细的枝丫。晴光穿过枝叶缝隙，轻轻覆在黄杏之上，果肉澄澈莹润，裹着细碎柔光，一树金黄错落于碧叶之间，满目清和，温润动人。

待到杏子遍染金黄、缀满枝头，乡间的夏日便款款而至。初夏杏熟的酸甜意趣，自古便被文人细细描摹，藏于笔墨之间。宋人周邦彦词中“出林杏子落金盘，齿软怕尝酸”，寥寥数语，写尽杏果酸甜兼具的独特风味，道尽初夏独有的温柔气韵。每至杏熟时节，老杏树下，便是孩童最欢喜的一方天地。搬一张矮凳，踮起脚尖，便能摘得枝头最鲜亮饱满的熟杏。熟透的杏子软糯温润，掌心承接日晒后的余温，果皮覆着一层细腻柔软的绒毛，质朴纯粹，惹人喜爱。随手拂去表层浮尘，轻轻掰开，金黄的果肉绵软细嫩，清甜果香瞬间漫溢开来，褪去了初果的凛冽酸涩，只剩温润清甜萦绕唇齿。果肉汁水丰盈，入口回甘绵长，恰如词中所绘，是镌刻在初夏光阴里，无可替代的专属滋味。

初夏杏熟时节，最动人的光景，莫过于雨后初晴的午后。清雨洗尽枝叶尘埃，也拂去杏子表层的细碎绒毛，满树黄杏莹润透亮，缀着粒粒晶莹水珠，错落掩映在浓绿枝叶间，鲜亮明媚，楚楚动人。雨后的空气澄澈清爽，糅合着泥土的温润，枝叶的幽香与杏果的清甜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飞鸟栖落枝头，轻啄坠地的熟杏，清脆啼啼声声起落，为静谧的农家小院添了几分灵动生机，人间烟火气息愈发浓郁。

母亲常说，鲜杏最惜时节，唯有趁鲜品尝，方能不负初夏好风味。熟透的杏子不耐存放，一旦满枝金黄，便要及时采摘收纳。每一年杏黄时节，家中的竹篮总被累累硕果填满，金黄杏果层层叠叠，馥郁果香漫溢全屋。新鲜杏果吃不完，母亲便细心打理，洗净去核、切块晾晒，或是以文火慢熬成浓稠杏酱。待到秋冬萧瑟时节，启封一罐封存的酸甜，一口入喉，便能重拾初夏的清甜明媚，稳稳留住一整个季节的温柔。

又是一年杏熟满枝，时序往复，风物依然。千古笔墨琳琅，无数文人墨客皆偏爱初夏杏景，留下诸多温婉诗句，可纸上万千言语，终不及故乡一树杏黄的真切温情。

行走

桐山记

朱咏新

暮春的皖西南，大别山深处，桐山正在酝酿一场盛事。

4月24日，宋建南老师从山上发来消息，说映山红开得正艳，前两日的雨洗尽了尘嚣，正是观云海、追日出的好时节。为这一眼盛景，他已在山中住了一周，守着山的阴晴，等着花的消息。周六清晨5:30，我驱车往桐山去。待登上观景台，太阳早已越过东边山脊，把金辉洒满了山野。错过日出的遗憾，像一缕薄雾笼在心头。可当我俯身望向山谷，那遗憾便顷刻间烟消云散了——铺天盖地的云海，正翻涌在群山之间。那不是平铺的棉絮，而是流动的、奔涌的海，浪涛进退之间，一座座山峰被托成海中的仙岛。风过处，云絮漫过山腰，又缓缓退去，露出山下若隐若现的村庄，白墙黛瓦，像蓬莱仙境里藏着的人家。

云海之侧，杜鹃开得正烈。一边是如火如荼的映山红，一簇簇、一丛丛，像烧红的云霞落在绿坡上，那红是大别山最质朴的热烈；另一边却是罕见的紫色杜鹃，带着一种温润的华贵，花瓣上凝着晨露，像不小心遗落人间的紫霞仙子。

我的朋友圈里，引来了摄影师鲁小亮。他看了云海与花，当即拍板：“周日再去，把日出补回来！”26日清晨四点半，天还浸在浓黑的夜里，我们便从太湖县城出发了。山路弯弯，紧赶慢赶，车停在观景台时，时针恰好指向5:30。就在我们架好设备的刹那，红日猛地从云海里跳了出来——先是一点金红，刺破云的帷幕，紧接着半个火球跃出云海，万丈光芒瞬间洒向天地。云海被染成了金红色，像烧熔的铜汁在山谷间流淌。远处的司空山、将军山只露出青黛色的峰顶，像沉睡

的巨人被朝阳唤醒。

正拍得起兴，身后传来热闹的人声。原来是宋老师的邻居们带着孩子来了，竟还为我们捎来了热腾腾的玉米、茶叶蛋和包子。中午，就在观景台边的游客中心，柴火灶噼啪作响，锅巴汤飘出了童年记忆里的焦香。席间，陈师傅讲起了李时珍在桐山采药的旧事——当年他在这山中砌石为棚，采药救人，后人建起了全石垒成的药王庙。站在庙前望着云海，恍惚间，仿佛还能看见那位背着药篓的老人，穿行在山林深处的身影。

望着眼前平整的公路和崭新的服务楼，我的思绪飘回三十年前。我在弥陀上高中时，约同学爬桐山，走的全是羊肠小道，要徒步小半天才能登顶。那时相机还是稀罕物，借别人的胶卷机，舍不得多拍一张。山路上有高大的古松，我们见了奇形怪状的枝丫，便爬上去留影。可如今，那些古松都不在了——一场松材线虫病，让百年的苍翠一棵棵枯去，说起来，满是惋惜。但我也看见了这山的变化。当年的羊肠小道变成了直达山顶的公路；当年只有孤零零的石庙，如今有了观景台和游客设施。邻居们能开着车，带着孩子和丰盛的食物来山巅春游，这在三十年前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站在桐山之巅，望着依旧翻涌的云海和开得正艳的花潮，我心里满是感慨——为这壮美的山河，为这淳朴的人情，更为这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时代。而那些逝去的古松也在无声地提醒：绿水青山，还需我们一代代人用心守护。

风从山巅吹过，云海依旧翻涌。这桐山的故事，还长着呢！

随笔

季节

枇杷落了一地

疏泽民



初夏的一个周末，我坐上朋友的便车，和老年大学书画班写生的学员们一道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去水库边一座名叫胜境的小村庄，寻找一处静谧之地写生创作。

越过水库泄洪口往左一拐，是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，被绿树掩映成阴凉的隧洞。一边是林木葱郁的山坡，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水库，草木清气与水汽交融，将人包裹，浑身顿时清爽下来。山鸟吹着不知名的口哨，夏虫在草丛里低吟浅唱，伸向路中的枝叶不时热情地吻你一下。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们就被这静谧的山环水绕缠得挪不动步了。

浓荫深处，传来阵阵鸡鸣。透过枝叶缝隙，望见水库岸边的浓荫里闪出几点白，那是农房的外墙，一声声鸡鸣，就是从那儿传来的。

小车停在村落边的一块空地上。下车环顾，十几户简朴而整洁的农舍散落在水库边的山坳里。房舍大多是平房，斜顶，灰色小瓦，外墙刷了白石灰，透着几分古意。门前的板柴码得跟砖砌似的，整整齐齐；房前屋后拾掇得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

往前走，是茶园和板栗园。春茶采摘早已结束，茶枝经过修剪，齐刷刷爆出拇指深的茶苗，绿油油一片，勃发着旺盛的生机。坡上是板栗园，东一棵西一棵的板栗树，正在开花，浅白或粉黄色花序，一串串挂满了枝头，空气中弥漫着蒸绿豆糕般的清香。茶园和板栗园都不大，几亩至十几亩的样子，东一片西一片。朋友说，这些都是当地村民种的，自产自销。

水泥路的尽头，是濒临水库的一处水湾，水湾边的山坳里住着三四户人家。除了我们的车，一路上没有车辆进出，想必这里是一处偏僻之地。路边有几棵碗口粗的枇杷树，黄澄澄的枇杷落了一地，而枝上仍然缀了不少，浅红、橙黄、青

白，密密麻麻。我暗自纳闷：这么多的枇杷挂在树上，任其自然自落，不可惜吗？

山坳里的农房不高，木板门上贴着红彤彤的对联，仿佛春节才刚过去。每户大门都紧闭着，却不上锁，只用一根木棒或棒槌横穿两只门环。这样的穿环木棒，防的是牲畜，而不是盗贼，惹得众人啧啧称奇。

前面山坡上出现一大片茶园，茶园里套种着几十棵枇杷树。树上的枇杷已经熟透，黄灿灿一片，像满天的星斗。再看地上，也落了不少，稍不注意就会踩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枇杷落在地上无人问津，前来写生的学员也喜欢得不得了。他们立即架起画板，支起折叠凳，调制颜料，拿起画笔，在画板上涂抹。

我不懂绘画，只有欣赏的份。顺着学员们绘画的视线，我看到树上的枇杷又圆又亮，像一盏盏黄灯笼，挂在树上，被青翠的绿叶点缀。将目光放远，是澄澈的一湾水库，倒映着青山和对岸的白墙红瓦新楼，宛如一幅平铺水面的巨幅油画。面对这一树枇杷、一湾胜境，学员们都很激动，画笔轻点细抹，很快完成油画的收尾。我看到，画板上的枇杷与树上的枇杷，简直是孪生兄弟，十分神似，两者皆黄中有绿，相映成趣。

茶园里的枇杷结得又大又密，沉甸甸地坠弯了枝丫。见我们喜欢，园子的主人搬来一架木梯，爬到树上，摘了大半篮送给我们品尝。无功不受禄，推让一番，主人生气了，说枇杷是茶园里附带的，目的不是卖钱，而是让客人来山里游玩时，能随手摘几颗解渴充饥；还说你们能到这边山坳里来，就已是看得起山里人，别再客气，不然我就倒掉，就像这落了一地的枇杷。主人说得真诚，我们不好再拒绝，只好各抓一大把。透熟的枇杷，轻轻剥了皮，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一直甜到心里。